

鲁传江

上海市十大读书明星  
新大众文艺写作作者



李泓冰

「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」导师  
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  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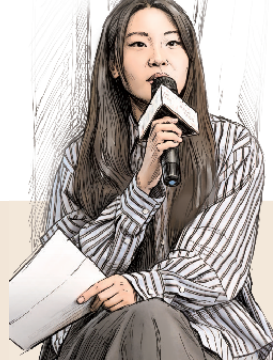
周忠尉

出版三部诗集、两部散文集  
视障诗人



李雨萌

复旦大学学生  
「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」学员



本报记者 刘歆 徐程 摄  
制图 邵晓艳

# 写作者对话 文字从生活中生长出来

本报记者  
吴南瑶  
王瑜明

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大众始终是创作的源头活水与主体力量。昨天，“文字如何从生活中生长出来”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与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学子对话会在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，这是《夜光杯》创刊80周年夜光杯市民读书会的第二场。

这也是一场关于写作的对话。来自肉铺、工地的写作者对话知名媒体人、名校大学生，他们因写作、因《夜光杯》而相聚，他们的写作工具不同，有的用电脑，有的用手机备忘录，有的用盲杖，有的用木盆当书桌，但都写出了最滚烫的生活。

时候陪女儿写作文的故事，她让女儿脱掉鞋袜，去感受草地，体会踩在草地上痒、痛、石头硌脚的感觉；也让女儿把草揉碎，闻闻味道，甚至在草地上打个滚，“不要浪费自己的五官和肢体，这样才会有更丰富的细节和生命的感受。”

## 哪里出发 生活会教会你怎么写

对话会请来了《夜光杯》的两位老作者，“新大众文艺写作者”代表——鲁传江和周忠尉。他们没有经过科班训练，却用生活教会了自己写作。

鲁传江的微信名叫“卖肉小子”。这个绰号源自2000年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。当时他是上海一位外来务工人员，在菜市场卖肉。1998年，他在新民晚报发表了处女作。

“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完全是为自己写。”鲁传江回忆道，“我把对故乡的思念、在上海打拼的委屈和踏实，一笔一笔记录下来，就像跟村里的老人陈述心事。那时候的文字，属于我个人的喜怒哀乐。”

但后来他发现，写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。“很多读者跟我说，读了我写定远老家的文章，想起了自己的故乡。很多和我一样的异乡人，在我的文字里读出了他们的心事。”

“我们写下的都是平凡小故事，背后藏着的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——游子的乡愁，打工人的坚守，普通人热爱生活的朴素本性。”鲁传江说，“夜光杯走过八十年，正是因为承载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。”

他自豪地分享了一个细节：“每次站到全国的领奖台上，主持人会这样介绍——‘下面有请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上台领奖’。下个月我要去北京，中国作家杂志颁奖，这份光荣属于所有在上海奋斗的务工者。”

周忠尉的写作之路则更为特殊。他17岁时因病患视障，直至现在完全失明，但仍坚持写作，至今已出版了3部诗集、2部散文集。

“我以前写作是表达自己，后来是观察别人，再后来才发现，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别人。”周忠尉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一天，和往常一样，太太牵着他的手出门买水龙头。五金店的老板主动给他们优惠了八十块钱。周忠尉好奇地问为什么，

老板说：“我开店十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一对夫妻是一直这样手牵手走路的，只有你俩。”

“那一刻我突然很感动。”周忠尉说，“原来我在别人眼里，是那么美的一道风景。”

“我可能是一朵花的存在，一棵树的存在，一棵小草的存在，但总能给别人带来美的感受。”他由此领悟，写作的意义在于“把自己变成别人的风景”。

关于AI与写作的关系，周忠尉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，AI是什么？它是拿着人类的面粉做自己的包子，但它并不知道麦子是哪里来的，“而作为写作者我们才是种麦子的。麦子磨成面粉，它才能做包子。”

## 到现场去

### 那是AI无法取代的生命体验

活动现场，主持人向最年轻的嘉宾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优秀学员、复旦大学的李雨萌抛出了一个直指当下的问题——“AI能写出平均水平的文章，你们这一代年轻人，觉得自己还能写什么？”

她坦言：“AI真的是一个寸步不离的工具。”她回顾了文字传播史上的两次颠覆性变革——印刷术的出现、互联网的普及。“但这两次转变发生时，写作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变：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把自己的观点传递给另一个人。”她认为，在非虚构写作领域，AI拉响了关于信息源和事实边界的警报。“AI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它无法区分伦理上的灰色地带，更无法承担事实核查的义务，承担风险的还是署名的那个人。”

她认为写作者的专业深度，不仅体现在认知优势，更是一种风险管理的能力——“为你所说的话、所写出的文字承担责任的能力”。

去年夏天，李雨萌和同学前往安徽黄山黟县的石坪村，循着费孝通《江村经济》的脉络，调研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。这次远足让她真正感受到，只有真的坐在石亭村村民家里的板凳上时才能从每一个

个体故事当中看到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新特点新变化，“写作是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，AI没法替代走进现场的我们”。返沪后，她和小伙伴们将七天的见闻，写成了调研报告和人物志，在星期天夜光杯的纪实版面上刊登了一整版。“写作的终极含义，一定不是一种语言生成能力，而是一种价值的传达能力，这对AI时代的写作者尤为重要。”

“现场就是生活。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教授，也是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导师的李泓冰回应道。曾经是执笔为剑的媒体人，她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“记录”与“看见”展开，她强调在现场，但在她眼里两位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书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与生命，与很多时候像“穿着雨衣的淋浴者”一样的我们相比，他们更是直接面对生命的瀑布，“这样的文字当然更具磅礴的力量”。

## 春风化雨

### 从“我”的书写到“我们”的共鸣

96年前，左联在上海成立。在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推动下，一群怀着先进思想的年轻人以文学为武器，喊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口号——“文艺大众化”。李泓冰认为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。“左联是五四运动走向大众、走向乡村的一次文学实践。”

她指出，改革开放后，有鲁传江这样的务工人员走进城市写作，这是“反向突破”；但同时，知识分子也有锁在书斋里孤芳自赏的现象。“所以让青年学生主动走进乡村，去最切近地接触农民的生活，这也是对左联文学运动非常好的传承。”

活动现场，来自鲁迅中学、鲁迅初级中学的学生提问：“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平常，你们是怎么从平常生活里提取出想写的东西？”

周忠尉说，从情感出发，去感受生活中的细节，这样就会发现很多故事。李泓冰则从写作技巧上给中学生支招。她举了小

鲁传江则鼓励大家多读新民晚报，多读《夜光杯》的文章，引来了全场掌声认可。一位高中生坦言自己在AI面前感到“渺小”，因为AI掌握的知识远超自己。李泓冰回应说，过度依赖AI会导致人类能力的退化。“保持提问的能力，保持‘手搓’的能力，你才能胜出。”

AI时代的写作，究竟是“我”的事，还是“我们”的事？当文字离开作者，抵达另一个人，那一刻将发生了什么？

从最初的写作到现在，已经30多年过去了，鲁传江的微信名依然是“卖肉小子”。这已不是一个笔名，而是告诉更多人：我写的字，是一个卖肉的人写的字，但当这些字被另一个卖肉的人读到，被一个外卖员读到，被一个住8平方米出租屋的人读到——“你写出了我正想说的话”。2004年，在新民晚报的牵线下，他用稿费与征文奖金结对了长宁福利院的8位孤老，“与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为伴，就能遇见光，追逐光，成为光，散发光。”

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第三季由校园走向社会，张瑜是一名现役武警战士，他利用空余时间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览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——纪念左联五烈士英勇就义95年”做导览，平时看书时，他也会特别留意左联五烈士的相关记忆，“我们今天不仅是对左联五烈士的缅怀，更是对那段艰苦卓绝革命历史的铭记，我们要传承、传递这精神。”

岁月呼啸，时代嬗变。写《夜光杯》，读《夜光杯》，让生命的点滴变成未来的回忆。写作者用他们的故事证明了一件事：无论技术如何迭代，文字始终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。而生活本身，是AI永远也无法抵达的现场。

## 征文启事

96年前，左联在上海成立。在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推动下，一群怀着先进思想的年轻人以文学为武器，喊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口号——“文艺大众化”。他们主张文学要走出书斋，走向工农大众，写他们看得懂、听得进的作品。鲁迅先生不仅为左联指明了方向，更亲自扶持青年——他主编《莽原》，创办木刻讲习会，给萧红、萧军、柔石、殷夫回信、改稿、写序。他说：“只要能培育一朵花，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。”

今年，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、逝世90周年。为致敬“大先生”，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特别发起“写给大先生的一封信”主题征文。

■ **征文主题：**写给大先生的一封信  
请您以书信的形式，写下阅读鲁迅作品时的感悟，对时代、对生活、对写作的思考。

■ **征文对象：**14—35周岁的青年写作者、文学爱好者及广大青年读者。

■ **具体要求：**书信体散文  
■ **字数：**1000字左右（不超过1200字）。  
内容须为原创，未曾在公开出版物或网络平台发表过。  
请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年龄、联系电话、通信地址。

■ **投稿方式：**请将稿件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：ygb@xmwb.com.cn  
邮件主题及文档标题请统一命名为：“写

给大先生的一封信+作者姓名+文章标题”

■ **截稿时间：**2026年6月31日（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）  
优秀作品将在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版面及新媒体平台择优刊发。  
优秀作品的作者将受邀参加2026年鲁迅文化周系列活动，并获得荣誉证书及纪念品。  
部分优秀作者有机会参与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后续活动。